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IV

“物锁全球上亿册，侦探小说，圣经，之作，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 福尔摩斯 归来记

(英)阿瑟·柯南·道尔 / 著  
谷雨天 / 译

全新翻译，原创插图  
经典珍藏

最经典、最权威、最受读者推崇，  
绝对不能错过的侦探小说。

100多年来被译成57种文字，  
风靡全世界，  
并被翻拍成众多版本的电影、  
电视剧等。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IV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 福尔摩斯 归来记

(英)阿瑟·柯南·道尔 / 著  
谷雨天 /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归来记 / (英) 柯南·道尔著; 谷雨天译.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77-2880-6

I. ①福… II. ①柯… ②谷…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4573号

---

书 名	福尔摩斯归来记
著 者	(英) 柯南·道尔
译 者	谷雨天
责任编辑	魏丹丹
责任校对	魏丹丹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0431-89580026/28/29 <a href="http://www.jlup.com.cn">http://www.jlup.com.cn</a> E-mail: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8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7-2880-6
定 价	19.00元

---

# 目 录

## CONTENTS

- 空屋/1  
诺伍德的建筑师/24  
跳舞的人/49  
孤身骑车人/75  
修道院公学/96  
黑彼得/130  
米尔弗顿/153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之谜/172  
三个大学生/195  
金边夹鼻眼镜/215  
失踪的中卫/240  
格兰奇宅邸惨案/264  
第二块血迹/287

## 空屋

1894年春天，罗纳德·阿德尔阁下遇害了，案件非同寻常，简直莫名其妙。这事引起了整个伦敦社会的关注，而上流社会更是惊愕不已。警方公布了对案件调查的结果，所以公众对已经公开的细节全都知道了。但是，当时有大量情节没有公布出来，由于起诉的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事实。时至今日，案件过去差不多有十年了，我这才被允许披露那些隐去的情节，以便公众了解整个案情始末。案件本身很值得关注，但是，对我而言，比起后续发生的那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来，它实在算不了什么。我生平也算有过丰富的冒险经历，但没有哪一次更加令我如此震惊和诧异。即便到了现在，经历了漫长时日之后，我每当想起它来，还会激动不已，心里会再一次充满着欣喜、惊诧和迟疑。关于一位非凡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我曾时不时地向外披露过一鳞半爪，公众已经表露出了兴趣。但我要向他们声明一下，如果说我没有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透露给他们，请不要责备我，因为如果不是那位非凡人物本人明令禁止我这样做，我是会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来完成的。不过，直到上个月3日，他才解除了禁令。

可以想得到，由于我同夏洛克·福尔摩斯关系密切，情谊深厚，所以，我对刑事案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便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对于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疑案，我仍然会仔细地加以研究，从不放弃。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我甚至不止一次试图用他的方法破解那些案件，不过收效甚微。然而，所有案件中，最激发我兴趣的，还是罗纳德·阿德尔的悲惨遇害案。我在翻阅审讯证词并力图寻找某人

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的证据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离世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巨大损失。我相信,换作是他一定会对这桩不可思议的案件中的一些情况感兴趣,而且,如果本案有他那样一位欧洲一流的刑事侦探参与,凭着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机敏警觉的头脑,很可能给警方助上一臂之力,甚至更有可能令警方自惭形秽。我整天驱车四处巡诊,心里面却一直在琢磨着案件的事,但就是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解释。虽说有陈腔滥调之嫌,但我还是要把本案结案之后公众已经知晓的事实复述一下。

罗纳德·阿德尔阁下是梅努斯伯爵的次子,伯爵在澳大利亚的某个殖民地任总督。伯爵夫人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准备做白内障手术。她和儿子罗纳德、女儿希尔达共同住在公园路四百二十七号。年轻人同上层社会的人交往——就公众所知,他没有同任何人结仇,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曾与卡斯塔尔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了婚,但是,几个月之前,经双方同意,婚约解除了。不过,看不出有什么深厚的感情纠葛。在随后的日子里,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狭小而又传统的圈子里,因为他平素少言寡语,性情沉稳。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而又始料不及的是,1894年3月30日晚十时至十一时二十分之间,这样一位性情随和的贵族青年却遭遇了杀身之祸。

罗纳德·阿德尔喜欢玩牌——一直不停地玩着,但从来不会下那种伤害自己的赌注。他是鲍德温、卡文迪什和巴加泰勒诸家纸牌俱乐部的会员。有人证实,遇害当天的晚饭后,他在巴加泰勒纸牌俱乐部玩了一局惠斯特牌<sup>①</sup>,下午也在那儿玩来着。同他一道玩牌的人——默里

---

<sup>①</sup> 惠斯特牌戏(whist)是包括惠斯特桥牌、竞叫桥牌和定约桥牌在内的纸牌游戏的统称。这三种桥牌都是从最初的惠斯特牌相继发展而成的。惠斯特纸牌游戏的主要特点是,通常四人分成两组,互相对抗;将一副五十二张的纸牌发出,每人十三张牌,每人每次出一张牌,以赢墩为目的。开局前可把一种花色定为王牌。任何一张王牌都可赢过其他花色的任何一张牌,以最后发出的一张牌的花色为王牌花色。惠斯特牌戏于十七世纪起源于英国。起初是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到了十八世纪初,有闲阶层开始在伦敦的咖啡馆里把它作为消愁解闷的手段之一。

先生，约翰·哈代爵士，还有莫兰上校——证明，他们玩的是惠斯特牌，而且胜负差距不大。阿德尔可能输了五英镑，但不会更多。他拥有可观的财产，输这么一点钱对他不会有丝毫影响。他几乎每天都会几家俱乐部的某一家玩牌，但他玩牌时谨小慎微，而且往往在散场时都是赢钱的。有人证实，几个礼拜前，他同莫兰上校搭档时，从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拉尔阁下那里，连着赢了四百二十英镑。以上就是结案所提供的有关他近期的情况。

案发当天晚上，他十点整从俱乐部回家。母亲和妹妹傍晚到亲戚家去了。仆人证明说，她听见他进了三楼前面的房间，那里通常用作他的起居室。她已经在房间里生了火，由于生火有烟，她便打开了窗户。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在十一时二十分回家之前，她没有听见那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夫人想要去儿子的房间道晚安，但房门从里面锁上了，她们叫喊和敲门都没有反应。于是请了人来帮忙，把门强行打开了，结果发现不幸的年轻人躺在桌子旁边，头部被手枪子弹打开了花，惨不忍睹。但是，室内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放着两张十英镑钞票，还有一堆金币和银币，硬币共十七镑十先令。钱堆成了几堆，数目不一。旁边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数字，每个数字后面写了俱乐部牌友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断，他遇害前可能正在统计玩牌的输赢情况。

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一番缜密查看之后，案件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了。首先，年轻人为何从里面把门锁起来，无法解释。这也有可能是凶手干的，然后越窗逃跑了。然而，窗户离地面至少有二十英尺，地面的花坛开满了藏红花，花丛和地面上都没有踩踏过的痕迹，住房和大路之间狭窄的草地上也没有什么痕迹。因此，很显然，房门是年轻人自己锁上的。但是，他又是怎么遇害的呢？谁也不可能爬进窗户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有人从窗户外面开枪的，那他的枪法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用手枪能够这样使人致命。其次，公园路上通常人来人往，离住房的百码处就有出租马车。没有人听到过枪声，但却死了人，而且是手枪子弹打死的。子弹呈蘑菇状射出。铅头子弹就是这样的，一旦击中便会立

刻毙命。以上就是公园路谜案的情况。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们都知道，年轻的阿德尔并没有同任何人结过仇，而且室内的钱币或者值钱的财物也不曾有动过的迹象，所以，作案动机完全不明，这样一来，案件就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我整天满脑子都在琢磨着这些情况，想要设法找到某种解释得通的说法，找到那条最少阻碍的途径，也就是我故去的朋友所声称的每一次调查的突破口。我承认，自己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傍晚时分，我漫步走过公园，大概六点的样子，不觉来到了公园路尽头的牛津大街口。人行道上集聚着一群没事看热闹的人，他们全都抬头盯着一处特定的窗户看，我顺着看了过去，正是我特意要看的那所房子。有个个高体瘦的男子，戴着墨镜，我强烈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他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余人则围着听他说。我尽可能靠近他，但我觉得，他的看法很荒唐，所以，我不屑一顾地又退出来了。就在这个当口儿，我碰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残疾人，因为他站在我身后，结果他捧着的几本书被撞得掉落了。我记得，在我把书捡起来时，注意到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叫作《树木崇拜的起源》。我突然想到，此人一定是个穷困潦倒的藏书家，专门收藏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或是为了交易，或是出于爱好。我为自己的不小心连声道歉，但是，很显然，我不小心碰着掉落的书籍在其主人的眼中是价值连城之宝。他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我看到，他那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络腮胡子消失在人群中。

我对公园路四百二十七号进行了多次观察，但对于那些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没有弄明白。房子与街道只隔着一道矮墙，连同上面的栅栏，总共不超过五英尺高。因此，任何人要从进入花园都很容易，但是，进入窗户则完全不可能，因为墙上没有水管，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再轻巧的人也无能为力，根本爬不上去。我比先前更加觉得迷惑不解了，于是便返回肯辛顿去。我回到书房还不到五分钟，女仆便进来通报说，有人想要见我。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古怪的老书籍收藏家。他一头蓬松的白发，瘦削干枯的面容，瞅着我，那些宝贝



的书籍夹在右臂下，至少有十多本。

“您见到我很吃惊吧，先生？”他说，说话的声音怪异、沙哑。

我承认自己很吃惊。

“是啊，我过意不去，先生，我一瘸一拐地跟在您的后面，碰巧看见您进入这座寓所，这时，我想到，自己得进来，看一看那位好心的绅士，要对他说一声，如果自己的态度有所简慢，那也并不怀有什么恶意，而且，他帮助我捡起了书籍，我十分感激他。”

“小事一桩，您言重了，”我说，“我能否问一声，您怎么知道我是谁呢？”

“是啊，先生，恕我冒昧，我还是您的邻居呢，因为您会发现教堂大街拐角处就是我的那个小书店。毫无疑问，我见到您很高兴啊。您本人或许也是搞收藏的，先生，您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sup>①</sup>传》、《圣战》——每一本都是便宜货色。再放上五本书，您书橱第二层上的那个缺口就可以补上了，这样看上去不整齐，对不对，先生？”

我转过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书橱。等我再回过头来时，夏洛克·福尔摩斯站在我书桌的对面，正冲着我微笑。我站起身来，盯着他看了几秒，惊诧不已。然后，好像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晕过去了。可以肯定，当时有一团灰色的雾霭在我眼前缭绕着。雾霭散去之后，我发现自己的领口被解开了，嘴上还有点白兰地的味道。福尔摩斯俯身对着我坐着的椅子，手里拿着酒瓶子。

“亲爱的华生，”熟悉的声音说，“万分抱歉。我根本没有想到对你的影响会有这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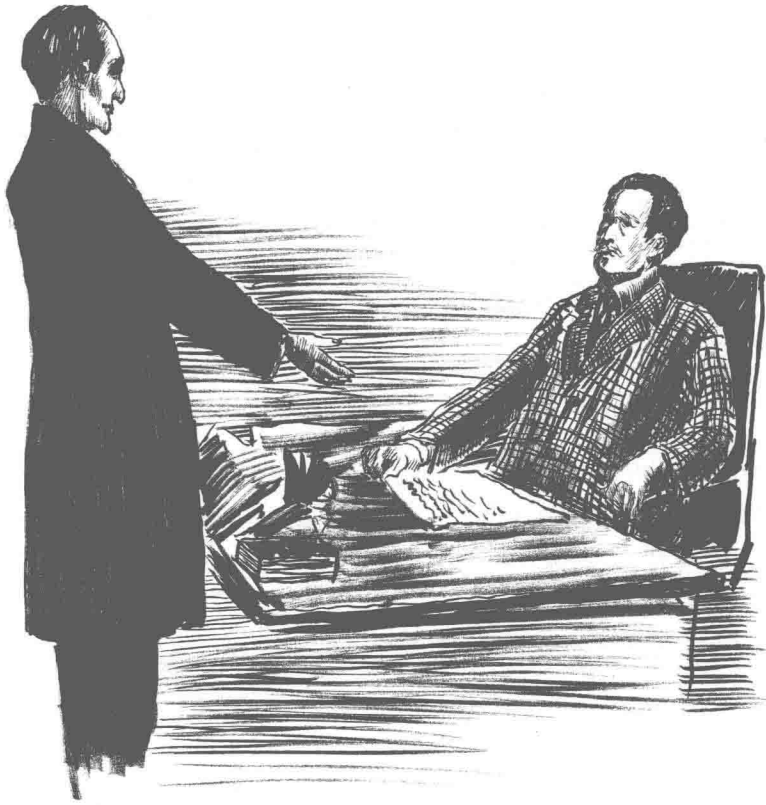
我一把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声喊着，“真的是你吗？你还活着，这是真的吗？你成功地从那个可怕的深渊中爬上来，这可能吗？”

“等一等，”他说，“你确定自己适合于谈论事情吗？我多此一举，冷

---

<sup>①</sup> 克图拉斯(Catullus, 约公元前84—前54年), 罗马抒情诗人, 以写给情人的爱情诗闻名, 对抒情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不防地这么现身了，把你给吓得这么厉害。”

“我没事了。但说真格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没想到是你——世界上的人多了去了——你竟然会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拽着他的袖子，摸了摸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行啊，不管怎么说，反正你不是鬼魂，”我说着，“亲爱的伙计，我见到你太高兴啦。坐下吧，对我说说你是怎么从那恐怖的深谷里逃出来的。”

他坐在我正对面，同先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烟，身上除了穿着书商平常穿的破旧长外套之外，先前那个人身上的白发，还有旧书，堆成一堆放在桌上。福尔摩斯看上去比先前更加瘦削，更加机警，但他那张长着一个鹰钩鼻的脸略显苍白。这说明，他目前过的不是正常生活。

“我很高兴能够伸展一下自己的身子了，华生，”他说，“一个高个子的人要连续弓腰屈背，让自己的身子矮上一大截，这可不是什么闹着玩的事情。对啦，亲爱的伙计啊，要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如果我可以请求协助的话，我们有一个晚上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要干。等到工作完成了之后，我再向你解释事情的原委，那样会更好一些。”

“我充满了好奇，很想现在就听听啊。”

“你今晚陪同我去吗？”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乐意。”

“确实还同昔日一样啊。我们出发之前应该还有时间吃口晚饭的。行啊，那就说说深谷里面的事情吧。我并没有费多少周折就从深谷里爬了上来，原因很简单，我压根儿就没掉下去。”

“你压根儿就没掉下去？”

“对啊，华生，我压根儿没有掉下去。我给你留的字条确实真真切切的。我看见已故莫里亚蒂教授那凶狠的身躯站立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小径上，这时候，我确信，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头了。我从他灰色的眼睛里看出，他已经不顾一切了。因此，我同他交谈了几句，最后他挺有风度地答应我的请求，同意我写个字条，就是你后来拿到的那

张。我把字条同烟盒和手杖放在一处，然后顺着小径走，莫里亚蒂仍然跟在我身后。到达小径尽头时，我无路可走了。他没有动用家伙，而是朝着我冲了过来，伸出两条长长的胳膊抱住我。他知道，他自己的游戏也玩完了，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搭上自己对我进行报复。我们在瀑布边扭打成一团。不过，我懂一点日本柔道或摔跤术什么的，这个本事不止一次帮了我忙。我从他的控制下挣脱了出来，他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疯狂地乱踢了一通，双手在空中乱抓乱挠。但是，他由于用力过猛，身子失去了平衡，掉下去了。我站在瀑布边，看见他摔出去了很远，撞到岩石上，又弹了出去，最后掉进了水里。”

福尔摩斯一边讲解一边吞云吐雾地吸着烟，我倾听着他的述说，惊诧不已。

“但那些脚印是怎么回事啊！”我大声问，“我亲眼看到，有两行脚印朝着小径下面走的，但没有返回。”

“那是这么回事，教授消失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真是命运之神赋予我的一个绝佳机会。我知道，莫里亚蒂并不是唯一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他作为领头人，现在死了，只会令另外三个人更加想要报复我。他们可都全是危险的人物啊。其中的某一个一定会抓住我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世人都坚信我死了，那几个人很快就会肆无忌惮，会抛头露面，那样的话，我迟早要收拾他们。然后，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告，自己仍然活在人世。我的大脑快速地运转着，我相信，还没等莫里亚蒂沉到莱辛巴赫瀑布的水底，自己就已经想好了招数了。”

“我站起身，仔细查看了身后的岩壁。几个月后<sup>①</sup>，我兴趣盎然地看到了你对事件绘声绘色的描述，你说那岩壁是悬崖绝壁，不完全正确，那儿其实有几处狭窄的立足点，仿佛是攀岩用的壁架。那悬崖很高，想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想在潮湿的小径上行走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确实，我可以像往常那样，碰到类似的情况时便倒穿鞋子

---

<sup>①</sup>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最后一案”中华生的描述，按照其中交代，华生是过了两年多之后才向外披露那些内容的。所以，“几个月后”这个时间不符合逻辑。

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到三组朝向同一方向的脚印，人们必定想得到其中有诈。那么，总体说来，我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件轻松惬意的事啊，华生。莱辛巴赫瀑布在我的下方咆哮着呢。我不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但我实话告诉你，我似乎听见莫里亚蒂在深渊里朝外冲着我大喊大叫呢。稍有闪失那可就是致命的。有好几回，我手没有抓牢草丛，或者脚在潮湿的岩石凹口处打滑了，我觉得这下完了。但是，自己还是挣扎着向上爬，最后爬上了一块几英尺宽的壁岩，那上面长满了细细的青苔，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谁也看不到。于是，我伸直手脚躺在那儿。就在那时，亲爱的华生，你和随同你的人在那儿现场查看，想要知道我的死因，大家怀着莫大的同情，但毫无结果。”

“最后，你们得出了一个必然的却又是完全错误的结论，然后便离开现场回旅馆去了，剩我一个人在那儿。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冒险生涯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令我觉得自己的命中还有奇迹发生。一块巨石轰隆隆地从我头顶飞过，砸在路上，弹了起来，落入深谷。最初，我还以为是意外，没多久，我抬头往上看，发现乌黑的天空下站着一个人。又一块巨石朝我躺着的岩壁砸下来，落在离我的头不到一英尺的地方。莫里亚蒂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有同伙。他袭击我时，他的同伙一直在打掩护。我一眼就看出他的同伙有多么危险。他在远处看见自己的朋友死了而我得以脱身，但我那时没看见他。他伺机报复，于是就设法到达了悬崖顶端。他在其同伙失败的地方成功了。”

“我没有费很长时间去想这件事，华生，因为我再一次看见，悬崖上呈现着那张狰狞的面孔。我知道，这是另外一块巨石又要滚下来的预兆。我便向下爬，打算爬到小径上去，心里清楚，这个事情并不是想做就做得到的，这可比向上爬难上百倍。但是，我没有时间考虑是否有危险，因为正当我的手抓住岩壁边沿时，另一块巨石从我身边轰隆隆地滚下了。爬到一半时，我的脚踩空了。感谢上帝，我掉落在了小径上，受伤流血了。我赶紧逃跑，黑暗中走了十多英里山路。一个礼拜之后，我

到了佛罗伦萨<sup>①</sup>。心里很有把握，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情况了。”

“知道我的情况的人只有一位——我兄长迈克罗夫特。我得再三对你表示歉意，亲爱的华生，但至关重要的是，我必须得让世人以为我已不在人世了。毫无疑问，如果你自己不认为事情千真万确的话，你也不可能会把我悲惨的结局描述得那么令人信服。过去的三年当中，我有几次都拿起笔想要给你写信，又担心你对我满怀着牵挂，弄不好你会无意中露出口风，暴露了我的秘密。正是因为这个，今晚你碰掉了我的书籍时，我才从你身边离开了。因为我当时处境危险，你显露出半点惊讶和激动，都有可能会引起别人注意我的身份，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至于迈克罗夫特，我得跟他实话实说，因为我需要钱。在伦敦，事情的进展不像我希望的那样顺利。莫里亚蒂团伙受到审判时，其中有两个穷凶极恶的成员依旧逍遥法外。他们可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啊。因此，我赴西藏旅行了两年，游览了拉萨，同大喇嘛待了些时日，让自己放松了心情。你可能看过一个名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一篇精彩的考察报告。但我相信，你肯定没想过，自己在阅读那篇报告时，其实是在了解你朋友的下落。后来，我去了波斯<sup>②</sup>，游览了圣地麦加<sup>③</sup>。在喀土穆<sup>④</sup>拜访了哈里发<sup>⑤</sup>，时间不长，但很有意思。我把同哈里发的交流写成了报告，递交给了外交部。我返回到法国之后，在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里，花了几个月时间，专门研究煤焦炭的衍生物。我圆满地做

---

① 佛罗伦萨（Florence，旧译翡冷翠）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城市，托斯卡纳区首府，位于亚平宁山脉中段西麓盆地中。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时，佛罗伦萨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胜地。1865—1871年曾为意大利王国统一后的临时首都。

② 波斯（Persia）是伊朗在欧洲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旧称译音，是伊朗历史的一部分。

③ 麦加（Mecca）是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红海地区汉志省的绿洲城，位于吉达市的东面，伊斯兰教信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城市。

④ 喀土穆（Khartoum）是苏丹首都，位于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的汇合处。

⑤ 哈里发（Khalifa）是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代理人”或“继位人”。

完了实验，并且得知，我现在在伦敦只有一个死对头了，这时候，我便打算着回国。但得知了公园路的谜案之后，就更加归心似箭了。案件很有意思，而且我还觉得，这似乎也给了我个人特别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了伦敦，以我原本的身份回到了贝克大街，但却把赫德森太太吓得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我发现，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文件料理得和原先一模一样。所以说，亲爱的华生，今天两点，我坐在自己昔日那把扶手椅上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够看见老朋友华生也坐在他喜欢的另一把椅子上。”

这就是我在那个4月的晚上听到的精彩叙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那个修长瘦削的身躯和那张机敏热情的脸庞，我压根儿没想到自己还能见到，我绝对不相信是真的。他已经通过一定的方式知道了，我正处在丧亲之痛中，但他是在态度上而不是在言辞上对我表示同情的。“工作是消除悲伤的最佳良药啊，亲爱的华生，”他说，“我手上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今晚共同去做，如果我们能够圆满完成，那便可以证明一个人活在这个星球上是值得的。”我恳请他说详细点，但白费了口舌。“天亮前，你会听得和看得够仔细的，”他回答说，“过去三年了，够我们说的，九点半之前，就只能说这么多了，到时，我们便开始到那幢空屋里历险了。”

确实同往常一样，到了那个时刻，我和他并肩坐在一辆双人马车上，衣服口袋里放着手枪，心里充满了冒险前的激动。福尔摩斯神情冷漠，态度严肃，一声不吭。街灯闪烁着，映照在他那张严肃的脸上。我看到，他紧锁眉头，陷入了沉思，双唇紧闭着。我不知道，在伦敦罪犯藏身的黑暗丛林中，我们今晚要狩猎的是什么样的猛兽。但是，根据眼前这个技艺高超的猎手的表情，我可以肯定，此次历险非同寻常——而他时不时地会露出满怀讥讽的微笑，一改那种阴郁严肃的表情，这样看来，今晚要猎取的目标是厄运难逃了。

我本来以为，我们是要去贝克大街的，但是，到达卡文迪什广场拐角处时，福尔摩斯便吩咐车夫停车。我注意到，他下车时左右打量了一

番。后来每到一处街道的拐角处时，他都会谨小慎微，确认我们没有被人跟踪。我们行进的路线很特别。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大街小巷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这一回，他步伐匆匆，准确地穿过纵横交错的小巷和马厩，这样的去处我先前根本就不知道。最后，我们到达了一条小街，两边全是阴暗破旧的住房。顺着这条街，我们到达了曼彻斯特大街，然后又到了布兰德福特大街。他从布兰德福特大街迅速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经过一扇木门进入了一座废弃的院落，拿出钥匙打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同进去，他随即关上了门。

此地漆黑一团，但是，我很清楚，这是一幢空屋。地板上没铺地毯，我们踩上后吱嘎作响。我伸出手摸了摸墙壁，墙纸一片片悬着。福尔摩斯冰凉纤细的手指紧紧捏住我的手腕子，拽着我顺着一条长长的门廊向前走，最后隐约看见门的上方有一扇昏暗的扇形窗。福尔摩斯在此突然向右转，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四方空房间。房间的四角很阴暗，但由于有街上的亮光，中间微微有点亮。附近没有灯，加上窗户上满是灰尘，我们站在里面只能看到彼此的身影。我同伴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

“你知道我们这是在哪儿吗？”他低声说。

“当然是在贝克大街啦。”我说着，一边透过灰蒙蒙的窗户往外看。

“一点不错，我们这是在卡姆登宅邸，正对着我们先前住过的地方呢。”

“但我们干吗到这儿来呢？”

“因为这里能清楚地看到那堆美丽如画的东西。劳驾你，亲爱的华生，靠窗户近一点儿，千万当心，别让人看见了你，然后抬头看看我们先前住过的房间——那可是你那众多神奇故事的策源地啊，行不行？我倒想要看看，自己三年不在，是不是就不能给你带来惊讶了。”

我蹑手蹑脚地向前移动，看着街道对面的那扇熟悉的窗户。当我的目光落到那窗户上时，我倒抽了一口气，惊叫了一声。百叶窗已经放下了，房间里面灯光通亮。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在明亮的窗户上投射出



清晰的影子。头部的姿势，宽阔的肩膀，鲜明的五官，看得清清楚楚。人影半侧着脸，整体看来，就是一幅我们祖先经常创作的黑色侧影图。这简直就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我惊诧不已，于是伸手去摸了摸，确认此人正站立在我身旁。他忍住没有笑出声来，浑身颤抖着。

“呃？”他说。

“天哪！”我大声说，“真是神奇啊。”

“我相信，我的花样层出不穷，岁月无法使之枯竭，习惯也无法使之陈腐啊。”<sup>①</sup>他说着，我从这位艺术家的语气中听出了，他对自己的杰作充满了欣喜和自豪，“那确实很像我，对吧？”

“我发誓，那简直就是你啊。”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格勒诺布尔<sup>②</sup>的奥斯卡·默尼耶先生，他用了几天时间制作模型。是一座半身蜡像。其余的东西是我今天下午到贝克大街时安排布置的。”

“但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亲爱的华生，我有充分的理由指望着，某人会认为，我会在那儿，而实际上我在别处呢。”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那些房间吗？”

“我确实知道有人在监视。”

“谁呀？”

“我的宿敌啊，华生。就是神通广大的那帮人，他们的头领已经葬身莱辛巴赫瀑布水底啦。你一定记得，他们知道，而且只有他们知道，我依旧活着。他们认定，我迟早会回自己的家里的。他们连续不断地在监视我家，而今天上午，他们看见我回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

① 此语典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第二幕第二场中形容克利奥佩特拉的语句：“岁月不能减损她的美貌，习惯也不能让她层出不穷的伎俩变得陈腐。”（朱生豪译）

② 格勒诺布尔（Grenoble）是法国东南部重要的工业城市。